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稗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吴裕徳

謄録監生臣徐瑶

經稗卷七

兖州府知府鄭方坤撰

春秋傳

受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拼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春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鶴林玉露

昭公孫齊

春秋之世列國之君失守社稷其國皆即日改立君無虛位以俟者惟魯昭公為季孫意如所逐而孫於齊又適晉凡八年乃沒意如在國攝事主祭歲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薨之明年喪還故國然後其弟公子宋始即位他國無此比也豈非魯秉周禮雖不幸逐君猶存厥位而不敢絕之乎其後哀公孫於越左傳終於是年不知悼公以何時立也 容齋隨筆

吳越

列國之變極於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春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本朝以女真滅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將亡也吾國又不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困學紀聞）

吳弑其君僚

其不書吳光弑而書吳弑者非貫光也莒僕弑父晉荀

偃欒書弑君未聞有可貫之罪而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史文詳略如是矣葢既有策書則苟無首從皆可虛其名以按其實以中無彼此可推卸也胡氏謂諸樊之國遞致不受則國宜之光而不宜予僚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則貫光矣且授受大事於此不明則千秋篡案終古未決如宋宣讓穆則穆之子馮反弑宣子諸樊讓弟則諸樊之子又得弑僚似乎是非無一定者按禮運云大人世及以為禮

世者傳子及者傳弟也蓋三古授受祇有傳子傳弟二法而要之傳弟之法終歸傳子舍傳子而求他法則篡弑矣故夏周傳子殷商傳弟然傳弟之窮即傳子以繼之如沃丁傳弟太庚則太庚子小甲立小甲傳弟雍巳雍巳傳弟太戊則太戊子仲丁立其始於傳弟而終於傳子殷三十王一轍也蓋父傳子兄傳弟者順也弟傳兄之子則逆矣兄傳弟父傳子總一制也至叔父傳姪則變制矣是以宋穆傳曰夷則變制啟亂闔廬弑君僚

則大逆不道有明景泰帝既正位號則自宜易儲其不幸而復辟者偶然耳此禮不明遂有執吳光之說以懲忠肅者因舉授受之大法以并正之春秋毛氏傳

魯陪臣交叛

春秋昭公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記南蒯之叛也定公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九年夏得寶玉大弓記陽虎之叛也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

郈記侯犯之叛也左氏續經哀公十五年春王正月成叛記公孫宿之叛也𦵏與虎叛季氏犯叛叔孫氏宿叛孟氏大夫僭也而陪臣叛之宜若為義雖然家臣而欲張公室披邑以資敵國罪莫大焉此南𦵏諸人之名春秋所以没而不書也季氏專政僭於公室至平子越禮尤甚子仲謀去之而未克南氏先叛無論家臣君圖恤湫兆敗而謀之不終以費奔齊是豈忠信之義乎𦵏仲既敗之後季氏孟張昭公謀欲去之而越在外野俾昭

公不能正其終定公不能正其始死而無討春秋痛焉
桓子嗣政家臣陽虎尤而效之專執國命拘桓子於國
既復辱之於晉陷之於齊且盟且詛旦暮得而甘心焉
是時齊方伐魯疆埸多故虎乃恣肆無忌順祀先公作
難蒲圃琴如甲起說然不懼判白之璋繡質之弓青純
之龜任其攘竊而魯國莫能禁矣孔子為司寇以為欲
靖內亂必先平齊夾谷會而三田歸虎是以不安於齊
而適晉也侯犯宰郈公山不狃宰費皆倚城自固勢同

尾大犯雖平而不狃猶在憂未歇也仲尼曰三家之抗魯也以三都故陪臣之抗三家也亦以三都故大都耦國不如墮之墮郈克費女樂入孔子行而成弗克墮矣夫魯人之於孔子孰不知其聖前此不用必待定公十年始用之者非季孫之真能用孔子也迫於陽虎之徒急名之以救亂亂已靖矣乃且彊公室弱私家三桓能不懼乎公斂陽曰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季氏必曰無費是無季氏也叔孫氏必曰無郈是無叔孫

氏也孔子去矣公誰與謀自是以後三桓盃侈公孫宿據成以叛亦莫能病孟氏也孔子之為政也能用魯國而不能容於三家陪臣交叛不足以病三家而適以病魯亦莫如之何也已 繹史

公圍成

按三都惟郈費為大郈費既墮則墮成最易且公親圍之而反不克非不能克也郈費叛而成獨不叛不必克也墮郈費所以强叔孫季孫墮成適以弱孟孫不當克

也郈費於全魯形勢不甚相關而成在北門齊人窺我便及之故前此昭二十六年公出居鄆齊侯假納公之說師即圍成經書公圍成是也是為孟氏事小為魯事大不可克也況既已墮二則一亦可以已矣胡氏謂孔子為司寇而不能墮成以未攝相也然則攝相又不墮何與春秋毛氏傳

孔門親卒伍

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將皆命卿處則執政

出則將兵載於詩書左傳可考也然此特謂將帥耳乃若卒伍之賤雖賢士亦為之不以為異魯哀公時吳伐魯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杜預云卒終也謂於七百人中終得三百人任行也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此蓋後世所嘗劫寨之類而有若亦為之齊伐魯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謂雖年少能用命也冉有用矛

於齊師故能入其軍杜預云言能以義勇也皆孔門高弟而親卒伍之事後世豈復有之

春西狩獲麟

狩者冬獵之名春而名狩以周之春即夏之冬也西魯西也麟獸名不恒見者書狩禮例書所獲則文例也據傳西狩於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而賜之虞人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按麟為靈獸王者之瑞禮運聖王順德則麒麟鳳凰皆在郊棷孝經援神契德

至八極則麒麟臻故公羊亦云麟者仁獸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此時周徳既衰明王不作夫子以聖人乘時間出而不得在位此則王者之瑞將以誰應况麟之為物游必擇方翔必擇所令出而被獲則是聖人厄於在下之明驗也此與論語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之歎正相表裏故夫子作春秋而終於獲麟之一時雖春秋紀年當有始終此不惟不終哀公之二十七年且不終哀公十四年之夏秋冬自傷道衰陡然絶筆理固有之

若公羊謂西狩獲麟應夫子受命之符故夫子見麟而作春秋則劉向尹更始等皆以為瑞災不並徵吉凶不兩立既傷災見不得復慶為瑞至況終於獲麟則雖漢儒亦不遵賈逵服虔等皆以孔子自衛反魯始作春秋在哀十一年凡三年而文始成有獲麟之應雖其言亦皆臆見彼此無所憑然其不遵公羊說則顯然也若漢儒謂周在西故夫子欲興西周又謂立言之位在西方麟為西方獸屬金兑為金為言為口則幸而所狩之地

偶在魯西耳萬一在魯東夫子將不作春秋乎至說公羊者云此是周亡之災漢興之瑞劉為金刀而漢在西夫子豫知而傷之此真妖妄之言東漢符命家所為前儒早闢之不足道也春秋毛氏傳

所見異辭

孔子生於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則所聞也隱桓莊閔僖則所傳聞也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有不備孔子得據其所見以補之至於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則又遠矣

雖得之於聞必參互以求其信信則書之疑則闕之此其所以為異辭也公子益師之卒魯史不書其日遠而無所考矣以此釋經豈不甚易而實是乎何休見桓公二年會稷之傳以恩之淺深有諱與目言之異而以書日不書日詳略之分為同此例則甚難而實非矣竊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此三語必有所本而齊魯諸儒述之然其義有三闕文一也諱惡二也言孫三也從前之一說則略於遠而詳於近從後之二說則晦於近而章

於遠讀春秋者可以得之矣漢書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及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學夫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曾子且聞而未達非子游舉其事而實之亦烏得而明哉故曰春秋之失亂日知錄

春秋書名

春秋立名不始夫子在夫子未脩前早有是名傳稱韓宣子來聘觀易象春秋此在昭二年夫子未脩以前之

文而坊記謂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其文在僖九年夫子且未嘗生也故公羊道聽塗說亦云有未脩時春秋見莊七年傳而魯史至西狩獲麟後尚有二年共二十六條皆曰此魯春秋文也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夫子春秋也魯之春秋此魯春秋也乃徐仲日記又曰曩時春秋記事而已夫子之春秋則但志其名而不記其事按周禮内史讀四方之事書謂四方之事而讀於王前此記事也若外史掌四

方之志則志解作誌又解作幟謂標幟其名而列作題目以告於四方故又曰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其所為記即春秋之傳也所為志即春秋經也是以左傳序云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則記也緯書鉤命決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則志也特志簡而記煩簡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簡者簡也以竹為之但寫一行字者煩則書之於策謂之策書聘禮所云百名書於策謂百字以上皆書之雖猶是竹牒木版

所為而單策為簡聯簡為策策者冊也以編合竹簡合兩廾為一冊故襄二十五年崔杼弑齊君南史氏執簡以往此簡也書志者也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公與之宴辭曰臣之先臣督得罪殤公名在諸侯之策此策也書記者也春秋毛氏傳

書入

書狄入衛書楚子入陳不忍諸夏見滅於夷狄故稱入焉書吳入郢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猶有臣

也故不言楚書於越入吳國無人焉如升虛邑故言吳

困學紀聞

春秋葬日

熊朋來曰古者昏葬卜日而未嘗擇日故陰陽拘忌之說不至惑人以春秋所書考之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姜氏入是年歲次辛亥八月丙子朔乃初二日也八月為夏正六月初不以月破為嫌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二月為夏正十二月亦不以月建為嫌至於葬則

經多書其日惟莊九年七月丁酉葬齊襄公閔元年六月辛酉葬莊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文公成元年二月辛酉葬宣公於後世葬日為通如隱三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桓十七年八月癸巳葬蔡桓侯十八年十二月己丑葬桓公莊四年六月乙丑葬紀伯姬二十二年正月癸丑葬文姜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僖二年五月辛巳葬哀姜十八年八月丁亥葬齊桓公二十七年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三十三年四月癸巳葬晉文

公文元年四月丁巳葬僖公五年三月辛亥葬成風九年二月辛丑葬襄王十七年四月癸亥葬聲姜宣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成三年正月辛亥葬衛穆公二月乙亥葬宋文公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十八年十二月丁未葬成公襄二年七月己丑葬齊姜四年八月辛亥葬定姒九年八月癸未葬穆姜昭七年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十一年九月己亥葬齊歸定元年七月癸巳葬昭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乃葬

辛巳葬定姒是皆不合後世葬日丁巳雨不克葬而戊午葬古人未嘗拘忌可見陰陽家擇日古人所不論但卜日取吉而已春秋之葬惟莊公以子般卒而葬緩或逾月或三四月即葬後世為陰陽拘忌至數年不葬曷不觀於春秋乎讀禮通考

左氏書事

左傳書晉惠公背秦穆公事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

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觀此一節正如獄吏治囚蔽罪議法而皋陶聽之何所伏竄不待韓原之戰其曲直勝負之形見矣晉厲公絶秦數其五罪書詞鏗訇極文章鼓吹之妙然其實皆誣秦故傳又書云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杜元凱注云據此三事以正秦罪

左氏于文反復低昂無所不究其至觀秦晉爭戰二事可窺一班矣

容齋隨筆

左傳易筮

左傳所載周易占筮大抵只一爻之變未嘗有兩爻以上者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初九變也成季將生遇大有之乾六五變也晉嫁伯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晉文公迎天子遇大有乃九三變而之睽叔孫莊叔生子豹遇明夷乃初九變而之謙崔杼娶妻遇困乃六三變而

之大過南蒯作亂遇坤乃六五變而之比趙鞅救鄭遇泰乃六五變而之需占者即演而為說然崔杼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叔孫君子於行三日不食殆若專為二子所作也唯陳厲公生敬仲遇觀之否周史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杜氏注云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為山予謂此正是用中爻取義前書論之詳矣又有相與論事不假蓍占而引卦以言者如鄭公子曼滿欲為卿王

子伯廖曰周易有之在豐之離晋先穀違命進師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楚王汏侈子大叔曰在復之頤但以文辭合其所行之事耳至於為嬴敗姬伐齊則可等語自是一時探賾索隱非後人所可到也衛襄公生子孔成子占之亦遇屯之比與畢萬同雖史朝與辛廖之言則異然皆以利建侯為主容齋續筆

左傳賦詩

左傳記賦詩者始於僖二十三年秦伯享晉公子重耳

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公子歷諸國未嘗賦詩乃特見於秦非衰之文安能使公子為此自此至文四年甯武子聘魯公與之宴賦湛露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以為肄業及之婉其辭以規魯之僭也十三年鄭伯與公宴於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季文子賦采薇之四章是魯鄭之大夫皆能賦也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賦緑衣之卒章襄四年穆叔如晉奏肆夏之三不

拜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穆叔之不拜蓋見甯武子以此施於魯遂以施於晉也八年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魯人嘗以彤弓為甯武子不答矣宣子不敢自當以晉先君文公之言故傳稱君子以為知禮十四年姜戎為范宣子賦青蠅是年諸侯之大夫從晉侯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又衛獻公飲孫蒯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歌

之十六年晉侯與諸侯宴於温使諸大夫歌詩必類不見諸大夫何歌亦不見齊高厚之詩不類為何詩也是年穆叔如晉聘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季武子賦六月穆叔會范宣子於柯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二十年季武子如宋賦常棣之七章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二十六年齊侯鄭伯為衛故如晉晉侯兼享之賦嘉樂國子相齊侯賦蓼

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乃許歸衛侯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從君趙孟請賦曰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其餘皆數世之主也是年楚薳罷如晉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也宜哉二十九年襄公

自楚還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是年季札觀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歌邶鄘衛歌鄭歌齊歌豳歌秦歌魏歌唐歌陳歌小雅大雅歌頌是年齊慶封來聘叔孫穆子為賦相鼠不知明年慶封來奔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昭元年楚令尹享趙武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是年趙孟叔孫豹入於鄭鄭伯兼享之趙孟賦瓠葉穆叔賦鵲巢趙孟又賦采蘩穆叔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

二年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武子賦節之卒章季子有嘉樹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無以及召公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三年鄭伯如楚子産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子產具田備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十六年鄭六卿餞宣

子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子產賦鄭羔裘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二三君子賦不出鄭志數世之主也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宴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自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定四年申包胥乞師秦哀公賦無衣自此至左傳終所賦之詩惟河水新宮茅鴟轡之柔矣為逸詩餘詩皆存自隱

元年至僖二十三年凡八十五年遂不復有賦詩者惟襄昭之間一時能歌詩晉范韓趙三卿魯季孫氏有文子武子平子叔孫氏有穆子昭子鄭有七穆子孫是皆世卿公族風流文雅聚在百年之間僖公之前既無聞昭定之後復絶響想見歌詩必有音譜相傳在人好學不好學其人不好學則雖齊慶宋華世家簪紱而昏愚無知其人好學則秦楚之人有歌詩者楚右尹子革能誦祈招姜戎言語不通諸華忽歌青蠅使范宣子心服

古人以歌詩肄業今皆慶封華定之流矣熊氏經說

左氏論字義

左氏春秋論字者數處以毀則為賊而貲以守典以止戈為武而達於用兵以反正為乏而定伐惡之謀以皿蟲為蠱而立養生之戒焦氏筆乘

公榖解經書日

孔子作春秋以一字為褒貶大抵志在尊王至於紀年叙事只因舊史杜預見汲冢書魏國史記謂其著書文

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以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所

謂書日不書日在輕重事體本無所系而公羊穀梁二

傳每事斷之以日故窒而不通左氏惟有公子益師卒

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一說其它亦鮮今表二傳之語

以示兒曹公羊云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葬者不及時

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

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

日危不得葬也庚寅入邴其日何難也取邑不日桓之

盟不日信之也甲寅齊人伐衛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壬申公朝於王所其日何録乎内也辛巳晉敗秦於殽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甲戌敗狄於鹹其日何大之也子卒何以不日隱之也即位不日穀梁最多旱者之盟不日大夫日卒正也諸侯日卒正也日入惡入者也外盟不日取邑不日大閲崇武故謹而日之前定之盟不日公敗齊師不日疑戰也公敗宋師其日成敗之也齊人滅遂其不日微國也公會齊侯盟于柯桓盟

雖内興不日信也滕陳人之婦其不日數渝惡之也癸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戊辰盟於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辛卯沙鹿崩其日重變也戊申隕石於宋是月六鷁退飛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以正其日之何也壬申公朝於王所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日繫于月月繫於時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丁未商臣弒其君髡日髡之卒

所以謹商臣之弑也乙巳及晉處父盟不言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辛丑葬襄王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乙卯晉楚戰于邲日其事敗也癸卯晉滅潞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賢也甲戌楚子卒夷狄卒而不日日少進也癸酉戰于鞍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梁山崩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鼷鼠食郊牛角不言日急辭

也庚申莒潰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秋公至自會不日至自伐鄭也丙戌鄭伯卒於操其日未踰竟也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其日正紇之出也蔡世子弒其君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四月楚公子比弒其君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日善是盟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定之即位何以日也著之也它釋時月者亦然通經之士可

以默諭矣沙鹿梁山為兩說尤不然蘇子由春秋論云公羊穀梁之傳日月土地皆所以為訓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為喜怒其意蓋亦如此容齋五筆

紀年

春秋之世各國皆自紀其年發之於言或參互而不易曉則有舉其年之大事而為言者若曰會於沙隨之歲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匡之歲鑄刑書之歲晉韓宣子為政聘於諸侯之歲是也又有舉歲星而言若曰歲

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娵訾之口者從後人言之則何不曰甲子也癸亥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紀歲也日知錄

改歲改時改月

事有爲當代所通尚習聞習見隨人舉及言下輒知此屬其彼屬某不復煩疏解者三正之通於民俗亦其一也予嘗以豳風七月詩言月夏正也言日周正也周禮太宰小宰正月建子也正歲建寅也一篇一官之中已交錯言之然猶曰字有不同也若何以卒歲夏正之歲

也曰爲改歳周正之歳也月令季秋曰來歳秦正之歳也季冬曰來歳夏正之歳也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夏正之十月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周正之十月也臨卦至於八月有凶商之八月也玉藻至於八月不雨周之八月也月令孟春乘鸞路夏之孟春也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周之孟春也臣工詩維莫之春周之暮春也論語莫春者夏之暮春也明堂位季夏六月改時與改月也左傳襄十四年正月孟春不改月與時也君牙夏暑雨冬祁

寒不改時即不改氣者也雜記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改月卻不改節者也左傳昭十七年當夏四月建巳也於商為四月建辰也武成惟四月顧命惟四月建卯也郊特牲歲十二月孟子歲十二月建亥也伊訓十有二月三統歷商十二月建子也夏小正十有二月凌人十二月建丑也四代之制連類錯舉昭昭別異然猶曰書有不同也若曾子一人口中病於夏畦夏夏之夏也秋陽以暴之秋周之秋也趙岐註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

也郝仲輿曰周以五六月為秋陽光爍烈金遇火伏暴之極乾也夫以暴物極乾言有不須五六月之陽者乎同一絳縣人之生正月甲子朔在晉為七十三年在魯則七十四年也同一史蘇之占六年逃明年死在晉則合在魯中隔一年也所以者何用夏正與周正之不同不惟此也昭元年正月趙武相晉國祁午曰於今七年及至秋醫和曰於今八年所以者何昭元年正月仍晉平公十六年十一月昭元年秋則晉平公十七年之夏

或秋也以至三統歷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周正月殷十二月洛誥傳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為夏之仲冬夏仲冬周孟春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漢以十月為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文秋蟬鳴樹閒為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則又和盤托出楊升菴曰唐人不辨而自了然是也惟宋儒始生異說明人出而益滋妄解矣博湖掌錄

稱王去天

春秋有稱王去天者王姚江謂偶爾遺落朱子亦嘗云然思之不爾王非天也加他箇天字見得有一毫不似天處便不是天既可以添便可以去此等處非孔子手段下不得故曰游夏不能贊一詞却非孔子意為之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無一字無所本禮記於君之亡稱天以誄之周禮太師述王行事稱天以謚宜幽便曰幽宜厲便曰厲厲王之子宣王尚賢不敢改也若曰此

天之為也聖人行事有怕人處似不近情理却確不可易如子繼大宗所生父便降服厭於祖也魯躋僖於閔春秋譏之君父一也嘉靖身繼大統便尊興獻於正德之上試思正德在時興獻稱臣否生稱臣而死遂踞其上安乎所以漢朝幾百年尊一部皮毛春秋亦是好的未必即是聖人之意然據之以斷事大樣不走如光武之父始終不敢僭帝號止稱曰南頓君何等嚴肅然光武却似太過既係中興追王有何不可魯閔公既為君雖

弟父也僖公雖為兄既曽為之臣則子也雖叔侄猶然此等事須與同志考據折衷存一篇議論一以聖賢經傳古人成案大儒論斷為凖吾輩在今日為今人後人視之便是古人不悖於禮而定於一最有功於名教鄭康成豈必賢於朱子而朱子議祧僖祖廟時不記得康成一段議論以為遺恨茍得此其有助豈淺鮮哉榕村語錄

稱國以弒

稱國人以弒傳云罪累上也此義大不穏春秋中諸侯

之有罪者莫過於三靈楚靈晉靈陳靈未嘗書人也此
是大義例蓋其人當權秉政或計不以實或自已欲掩
其罪而亂指一人以代其辜或重賂一人以抵其罪我
國何得依之以蔽其奸然史之闕文孔子所謹即明明
知為某人亦不便竟以某人實之故作不結之案曰某
國有人弑君隱然屬之其人其人時自驚心後人又將
究其人以實之如有賊犯拏不到他亂推一人或買一
人來抵罪官府不肯與他結案寧可懸以待捕令他終

身不敢出頭露面所以不學春秋無以斷事春秋乃刑書也令之懸案即是此例

諸侯在喪稱子

凡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即位然後成之為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沒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則子道畢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衛子

二十八年陳子定公三年邾子是也踰年則改元國不可以曠年無君故有不待葬而即位則已成之為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六月戊辰公即位桓公十三年衛侯宣公十一年陳侯成公三年宋公衛侯是也所以敬守而重社稷也此皆周公之制魯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傳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得之矣日知錄

人君稱大夫字

古者人君於其國之卿大夫皆曰伯父叔父曰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獨諸侯然也曲禮言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然而天子接之猶稱其字宣公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曰季氏而弗聞乎成公三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曰鞏伯實來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又曰叔氏而忘諸乎周德雖衰辭不

失舊此其稱字必先王之制也周公作立政之書若侯
國之司馬司空亞旅並列於王官之後蓋古之人君恭
以接下而不敢遺小國之臣故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而
成上下之交矣日知錄

姓氏

姓氏後世不復別但曰姓某氏雖史筆亦然按史記帝
紀注引春秋左氏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
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

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注者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别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别也氏者所以别子孫之所自出觧春秋者云因生以賜姓者謂若舜之嬀禹之姒伯夷之姜是巳胙之土而命之氏者若舜之有虞禹之有夏伯夷之有吕是巳於字則叔牙季友展無駭臧僖伯是巳於謚則文武成宣宋戴惡衛齊惡是巳於官則司馬司徒之類是巳於邑則韓魏趙是巳

詳此諸侯既命於天子為某公侯則是命之氏諸侯位卑不得賜姓其有以王父謚及以字為氏或以官以邑既無土可分則姓與氏無別注史記者所以有族者姓之別名之語姓者統百世如周姓姬氏所以別子孫如魯衛毛聃邦晉應韓之分又春秋之時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此諸侯

不得命氏而得命族之例也從可知已若夫易云黃帝堯舜氏作堯舜雖非姓氏既是天子當一代稱曰堯舜氏義亦通此又不拘姓氏之例也雲麓漫鈔

因生賜姓

傳曰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字諡官邑六者而已推廣為十七類一曰以國為氏五帝之前有國者不稱國以名為氏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神農軒轅雖曰炎帝黃帝猶以名為氏至唐虞夏商周而后

以國為氏諸侯亦然魯衛齊宋之類是也支庶稱氏適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衛則稱宋朝衛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二曰以邑為氏原以周邑而得氏申以楚邑而得氏魯有沂邑因沂大夫相魯而以沂相為氏周有甘邑因甘平公為王卿士而以甘士為氏三曰以鄉為氏四曰以亭為氏封建五等降國為邑邑有關內侯鄉侯亭侯關內邑者溫原蘇毛甘樊祭尹之類是也封於鄉者以鄉氏封於亭者以亭氏五曰以地為氏居傅巖

者為傅氏徙稽山者為稽氏主東蒙之祀者為東蒙氏守橋山之塚者則為橋氏彤氏因彤班食於彤門顏氏因考叔為潁谷封人東門襄仲為東門氏桐門右司為桐門氏隱於甫里綺里者為甫里氏綺里氏六曰以姓為氏姓之為氏與地之為氏皆因所居而命也得賜者為姓不得賜者為地居姚墟者賜以姚居嬀汭者賜以嬴姬之得賜居於姬水姜之得賜居於姜水七曰以字為氏八曰以名為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

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騑字子駟其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駟帶駟乞宋戴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友其孫曰魚府魚石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假其孫曰豐卷豐施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爲狐氏王子朝之後爲朝氏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父字爲氏者也季孫鉏字子彌其後爲公

鉏氏父名為氏者也九曰以次為氏伯仲叔季之類是也十曰以族為氏族近於次者氏之別也孟氏仲氏別兄弟也丁氏癸氏別先後也祖氏禰氏別上下也第五氏第八氏以同居別也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字之別也軒氏軒轅氏熊氏熊相氏名之別也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叔氏之有叔孫氏嫡庶之別也十一曰以官為氏太史太師司馬司空是也十二曰以爵為氏皇王公侯是也十三曰以謚為氏莊氏出於楚

莊王康氏出於衛康公魯僖公宣公之後爲僖氏宣氏文武哀繆皆是也十四曰以吉德爲氏趙衰人愛之如冬日後爲冬日趙氏古有賢人爲老成子後爲老成氏十五曰以凶德爲氏英布被黥爲黥氏楊感梟首爲梟氏十六曰以事爲氏夏侯氏遭有窮之難后緡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支孫以竇爲氏漢武帝詔丞相田千秋乘小車出入省中後因以車爲氏十七曰以技爲氏巫者之後爲巫氏以至卜氏匠氏豢龍御龍干將氏者

亦莫不然三代之後姓氏混矣隨隱漫錄

五伯

五伯之稱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左氏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元凱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趙臺卿注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二說不同據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之卒甫二年不當遂立為五亦不當繼此無伯而定於五也其

通指三代無疑國語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為夏伯大彭豕韋為商伯莊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軌注彭祖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是所謂五伯者亦商時也是知國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若孟子所稱五伯而以桓公為盛則止就東遷以後言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伯更起者也然趙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為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以卒未嘗霸也史記言越王

句踐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伯子長在臺卿之前所聞異辭然則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之說言春秋之五伯當列句踐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闔閭句踐為五伯斯得之矣日知錄

霸者先服鄭

齊晉楚之霸皆先服鄭范睢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虢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臯虢叔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監而

秦幷之秦之亡也漢楚爭之在德不在險佳兵者好還信夫 困學紀聞

楚興衰

楚之興也篳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舄爲國家之興衰視其儉侈而已 困學紀聞

周不能有其寶

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焉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萇弘之樂文獻猶存

及王子朝以典籍奔楚於是觀射父倚相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故也區區一鼎與懐璧同其能國乎

困學紀聞

宋稱商

日知録武王伐紂第二則云武王克商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及武庚既叛乃命微子啟代殷而必於宋焉蓋不以叛逆疑其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

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於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於其初也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遠矣而曰孝惠娶於商曰天之棄商久矣曰利以伐姜不利於商吾是以知宋之得爲商也按左傳哀二十四年孝惠娶於商此宋人甥夏對魯哀公之言宋林氏註曰稱商不稱宋者避定公諱也此解絶妙寧老獨未見耶僖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

不曰棄宋而曰棄商者此即下文寡人雖亡國之餘之意亦即一姓不再興之說也今取以證宋得為商竊恐寧老未識當時立言之意因僖二十一年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此處斷宜稱宋則彼處稱商正可意會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不曰伐齊與宋而變文言姜言商者取與上文陽兵協韻此固古人文字之常只覩下文伐

齊則可敵宋不吉二語不用韻協便直稱齊宋本號則可見矣潜丘劄記

魯不亟從盟

諸侯之主盟自齊桓始也北杏鄄之會魯不至及幽之盟而始會焉則魯不亟於從霸也夷狄之主盟自楚靈始也申之會魯不至及遂啟疆之名而後如楚焉則魯不亟於從狄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困學紀聞

三傳不同

春秋五傳而騶夾二氏不傳所傳者左氏公羊穀梁而已韓退之詩有春秋五傳束高閣之句五字疑三字傳寫之誤耳三傳所紀䢵多牴牾如僖公八年用致夫人不言姓氏左氏以為哀姜公羊以為聲姜穀梁以為成風以哀姜為說者則以哀姜既絶於魯又殺於齊當與魯絶不當以夫人禮之以禘致為非禮以聲姜為說者則以聲姜僖公夫人今乃歸於廟僭也以成風為說者則以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僖公為君故得與祭

又如隱公時夫人子氏薨或以為隱公母或以為隱公夫人其說紛紜不同如此野客叢書

人有十等

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重臺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注云日中為王食時為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隷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隅日中出闕不在第等王公曠其位又昭公七年天

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至卑令豈非本是與然加以重字尤有意 蝦耕錄

左傳害理處

左傳議論遣辭頗有害理者以文章富豔之故後人一切不復言令略疏數端以箴其失傳云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杜氏謂不復專任鄭伯也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王叛王孫蘇杜氏曰叛者不與也夫以

君之於臣而言貳與叛豈理也哉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不義晉范吉射趙鞅交兵劉氏范氏世為昏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夫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國而言拜成謂周於晉為欺大國諸侯之卿跋扈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名分為不正其他如晉邢侯殺叔魚叔魚兄叔向數其惡而尸諸市其於兄弟之誼為弗篤矣而託仲尼之語云殺親益榮杜氏又謂榮名益已

以弟陳尸為兄榮尤為失也 容齋三筆

王貳王叛

王貳於虢王叛王孫蘇曰貳曰叛於君臣之義失矣不可以訓通鑑書燕叛齊而大事記非之書蜀漢冠魏而綱目非之書晉冠梁而讀史管見非之況天子之於臣乎 困學紀聞

鄭商人賈人

秦人謀襲鄭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鄭人

有備秦人無功而晉得迎而敗之於殽於是鄭穆公以存國之功賞弦高高辭遂與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置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夫士君子之見利忘義者莫不鄙之為商賈之行乃前一商人建莫大之功後一賈人具莫大之德有士君子之所不及者而皆出自鄭豈有賢人而隱於商賈者乎

晉韓宣子買玉環於鄭商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則知鄭之商賈實異於他之商賈者也四傳

排衛

戴嬀息嬀

夫沉機深智隱忍觀變遂因敗為功報讐而雪恥者在男子猶足稱焉況閨中之少婦有不見褒彤管而流美來茲乎吾於春秋得二人一曰衛之戴嬀一曰息之息

媯則皆陳產也衛莊姜美而無子戴媯生桓公而莊姜子之及州吁弒桓公戴媯於是乎大歸莊姜送之為之賦燕燕按史記世家州吁好兵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佯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蓋陳人方從州吁之請而與之伐鄭又何以忽從石碏之請而反誅州吁向非一女子矢志必報而婉孌轉移於幃幄之間則擊鼓其鏜踊躍用兵之大憝豈能若是授首之捷哉息媯蔡哀

侯之姨也哀侯侯艷息嬀以語楚子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三年不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入蔡哀侯留九年死於楚使息嬀戀燕爾之新婚忘故家之板蕩則獻舞勿賓楚王入享亦已付之往事矣撲滅燎原之火者伊何人乎以莊姜之凝脂瓠犀而偏能降心以相從以蔡侯之極口艷稱而令楚子之食指亦動豈非兩嬀者冶逸姣好為千古之豔於色者乎又孰知其

謀之深而慮之摯也然兩嬀皆陳產也昔者虞思妻少康以二姚則謀澆誘豷遂滅過戈不可謂二姚之無內助豈大舜號泣旻天而流放竄殛有堅忍之心有雄斷之手其國法不傳於子而傳於賢不傳於子而傳於後之女子也禹之後有少康又有越王句踐皆報讐雪恥之男子舜之後有二姚又有戴嬀息嬀皆報讐雪恥之婦人固不可謂非家傳也春秋志在

乘驛乘遽

漢書高帝紀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竊疑此法春秋時當已有之如楚子乘驛會師於臨品祁奚乘驛而見范宣子楚子以驛至於羅汭子木使驛謁諸王楚人謂游吉曰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國語晉文公乘驛自下脫會秦伯於王城呂氏春秋齊君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皆事急不暇駕車或是單乘驛馬而註疏家未之及也謝在杭五雜俎曰古者乘傳皆驛車也史

記田橫與客二人乘傳詣雒陽註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然左傳言鄭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馬騎矣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子產時相鄭國豈乏車乎懼不及故乘遽其為驛馬無疑矣漢初尚乘傳車如鄭當時王溫舒皆私具驛馬後患其不速一槩乘馬矣日知錄

有人無人

臧孫於魯曰國有人焉師慧於宋曰必無人焉襄仲於

秦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有士五人晉文所以霸也有大叔儀有母弟鱄衛獻所以入也有趙孟有伯瑕有史趙師曠有叔向女齊晉所以未可媮也曰子無謂秦無人曰無善人則國從之國之存亡輕重視其人之有無而已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臣十人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謂之有虞有宮之奇項有范增不能有其有矣魏之窺吳則曰彼有人焉賈生言天下倒縣則曰猶為國有人乎此皆以人為盛衰也

男子稱寡

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鰥寡老年不復嫁娶之名孝經注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知此為限者以内則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不復嫁矣正義謂知稱寡以此為斷然婦人無稱鰥之文男子亦稱寡左傳曰崔杼生成及强而寡爾雅曰無夫無婦並謂之寡則知男子亦稱寡也 野客叢書

春秋壽者

先正言三代以上氣數醇醲聖賢皆壽以下反是然則周室東遷而入春秋壽者亦可數矣魯季孫行父季友子也僖十六年季友卒又六年行父用事始見於經文宣成皆十八年至襄五年行父卒去季友七十六年行父當近百歲鄭子産七穆之一子國子也襄八年鄭侵蔡始見於傳昭二十年卒行事可考者四十四年歷事簡定聲獻四公應八九十歲齊晏平仲之父桓子襄十

七年卒平仲以知禮見於傳史記魯定公十年平仲卒
言議可見者五十餘年亦當八九十歲吳季札吳主壽
夢少子兄諸樊欲立季札讓國年可十五六哀十一年
楚子期伐陳季札救陳退兵以為子期名杜氏注襄十
二年至今七十七年季札蓋九十餘史有謂札之年與
春秋相終始者元人有言此四卿於春秋衰世諸人不
得其壽之時獨能以壽永終者行父妾不帛馬不粟子
産行已恭養民惠平仲納邑辭富一狐裘三十年季札

以國與人又能以名與人蓋薄取而厚與之德有以勝之乃天之所佑也其說有為而發求之古今不必盡合然此實常理有不可誣者嗟夫一日之短千載之長彭殤與旦暮何殊人有死而不朽者非老壽之謂君子亦強為善而已矣餘冬序錄

絳縣老人

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季者末也今今日也謂已得

四百四十五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日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文公之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通七十四年以年表考之文公之十一年歲在巳巳襄公之三十年歲在戊午今乃云七十三年者蓋謂襄公之三十年上距文公之十一年得七十三年也所謂亥二首六身者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算之六蓋古之亥字如此二乂寫故曰二首六身其下六畫如算子三箇六數也所謂下二如身是其日數則

六千六百六旬也故曰是日數也且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日乃差四十日則前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謂末甲子纔得二十日故少四十也且不謂之日而謂之旬者蓋古以甲子數日故謂之旬如今陰陽家所謂甲子旬中甲午旬中之類是也與書期三百有六旬同西溪叢語

騷離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伍舉

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楊雄為畔牢愁與

楚語注合 困學紀聞

廣莫

左傳狄之廣莫於晉為鄙杜預注廣音義與曠同廣莫

猶言曠漠也風曰廣莫風門曰廣莫門音義皆如此 丹鉛總錄

高祖

禮稱曾祖之父為高祖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曰

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為高祖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祖為高祖因樹屋書影

為客

今之同席者皆謂之客非也古席面謂之客列座謂之旅主謂之獻客謂之酬故宋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注云客一座所尊也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名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

旅而名公鉏注云獻酬禮畢而通行為旅然則古者主先獻客客復酬之然後同席皆飲不如今之時不待獻酬而同席皆飲也嬾真子

行李

唐李濟翁資暇錄云古使字作李左氏春秋傳言行李乃是行使後人誤為李字春秋僖公三十年左氏傳云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杜預曰李使人也又襄公八年左氏傳云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

寡君杜預曰行李行人也又昭公十三年左氏傳曰諸侯靖共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或言理或言李皆謂行使也但文其言謂之行李或作理耳以此知其非改古文為李也古文字多矣李濟翁不言李字出何書未可遽爾泛舉而改作也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行云少年李六郡遨遊遍五都李作使音西溪叢語

弗加於山

楊州檢法冠中大庠河朔人也好以大言以屈座人一日於客次中問坐客云左傳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注云如在山海賈不加貴何也庠乃以此八字平分作兩句故座客卒然不能答庠意氣甚自得時僕為江都丞獨後至見諸人默然庠復舉前語問僕笑曰此乃一句何為分為兩句也庠笑曰果然謏不得葢晏子之意以謂陳氏施私恩以收人心故低價以授與民是以山木魚鹽之類雖在齊國如在山海之中

不加貴也賈讀如價非商賈之賈　嬾真子

九頓首

九頓首出春秋傳然申包胥元是三頓首未嘗九也杜註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每頓首必三此亡國之餘情至迫切而變其平日之禮者也七日七夜哭於隣國之庭古人有此禮乎七日哭也九頓首也皆亡國之禮也不可通用也韓之戰秦獲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古但有再拜稽首無三拜也申包胥之九頓首晉大夫之三拜也

楚語湫舉遇蔡聲子降三拜納其乘馬亦亡人之禮也

日知錄

不說學

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秦之亡也自子楚之不

習誦 困學紀聞

輕儒

齊人歌曰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春秋之季已輕儒矣

至戰國而淳于髡有賢者無益之譏秦昭王有儒無益

之問末流極於李斯　困學紀聞

恐人遷善

伯宗伐潞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樂毅伐齊曰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羊祜伐吳曰若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此皆兵家權謀惟恐人之遷善豈所謂以善養人者哉　困學紀聞

從政者新

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荀林父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范鞅也一以喪師一以失諸侯書曰人惟求舊（困學紀聞）

一日十二時

古無以一日分為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不言時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不言時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日不及時呂才祿命書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時若一日之中所以

分紀其時者曰日中曰晝日曰日昃見於易曰東方未明曰會朝曰日之方中曰昏曰夕曰宵見於詩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昃見於書曰朝時曰日中曰夕時曰雞初鳴曰旦曰質明曰大昕曰晏朝曰昏曰日出曰日側曰見日曰逮日見於禮曰雞鳴曰日中曰晝曰日下昃曰日旰曰日入曰夜曰夜中見於春秋傳曰鼂曰薄暮曰黄昏見於楚辭紀晝則用日史記項羽紀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呂后紀八月

庚申旦平陽侯窋見相國產計事日餔時遂擊產彭越傳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淮南王安傳旦受詔日食時上漢書五行志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晡時食從西北日下晡時復武五子昌邑王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旦明入山下是也紀夜則用星詩之言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戶春秋傳之言降婁中而旦是也不辨星則分言其夜曰夜中曰夜

半曰夜鄉晨是也分言其夜而不詳於是有五分其夜而言甲乙丙丁戊者周禮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漢書西域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天文志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戊戌甲夜三國志曹爽傳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晉書趙王倫傳朔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為應是也五分其夜而不詳於是有言漏上幾刻者五行志晨漏未盡三刻有重月重見

又云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禮儀志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東方朔傳徹行以夜漏上十刻迺出王尊傳漏上十四刻行臨到外廐傳晝漏上十刻而崩又云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自南北史以上皆然故素問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隋志曰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無十二時之目也唯歷書云雞三號卒明撫十二時節卒於丑而下文却云朔旦冬至正北又云正北正西正南正東不直言子酉卯午

漢書五行志言日加辰巳又言時加未翼奉傳言日加申又言時加夘王莽傳天文郎按拭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而吳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時加於巳周髀經亦有加夘加酉之言若紀事之文無用此者以為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曰夜半者即今左氏傳卜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而杜元凱注則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夘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昳者未也晡時

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為十二始見於此考之史記天官書曰旦至食食至日昳日昳至餔餔至下餔下餔至日入素問藏氣法時論有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餔吳越春秋有曰時加日出時加雞鳴時加日昳時加禺中則此十二名古有之矣史記孝景紀五月丙戌地動其早食時復動漢書武五子廣陵王胥傳奏酒至雞鳴時罷王莽傳以雞鳴為時後漢書隗囂傳至昏時遂潰圍齊

武王傳至食時賜陳遺耿弇傳人定時步果引去來歙傳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竇武傳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皇甫嵩傳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晉書戴洋傳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宋書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昏時月蝕熒惑過人定時熒惑出營室宿羽林皆用此十二時又淮南子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

謂朝明臨于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於衡陽是謂禺中對於昆吾是謂正中靡於鳥次是謂小遷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迴於女紀是謂大遷經於泉隅是謂高舂頓於連石是謂下舂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按此自晨明至定昏為十五時而卜楚丘以為十時未知今之所謂十二時者自何人定之也日知錄

經稗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稗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徐彩

經稗卷九

兖州府知府鄭方坤撰

三禮

冢宰宗伯領官

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於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於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周之興也滕侯爲卜正呂伋爲虎

貢氏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左右攜僕庶常吉士及其衰也昏椓靡共婦寺俗亂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締交於嬖寵瑣瑣姻亞私人之子竊位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詘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間有詰責宰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為一體如諸葛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元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事豈善讀周禮者哉我朝趙普於一薰籠之造亦

制以有司之法李流於後宫之立奏以臣流不可趙鼎於内苑移竹責宦者罷其役庶幾古大臣之風矣五峯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殆未之思也困學紀聞

家宰治内

周禮天官冢宰其屬有宫正實掌王宫之戒令糾禁内宰以陰禮教六宫以陰禮教九嬪盖宫中官之長也故自后夫人之外九嬪世婦女御以下無不列於屬中後世宫掖之事非上宰可得而聞也禮記内則篇記男女

事父母舅姑細瑣畢載而首句云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則以其治内故也容齋續筆

九嬪世婦女御

鄭康成謂羣妃御見之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汪子曰悖哉鄭氏之説也周公定周禮在成王之世其昬禮亦當作於是時成王春秋方富周公雖導之以德閑之以義猶懼其有乘間投隙

以荒淫之術進者而況多其女寵定為不刋之制以誘之乎夫每一夕之中所御者九人自非淫欲不道之君若齊之武成隋之煬帝必不婪色如此也故使一夕御之而徧則人主之身亦異於金石矣積之既久得毋有如醫和所謂蠱疾者耶苟其不能徧則是一百二十人者雖時時抱衾裯以往返其側猶不免有怨女之嘆而顧使之十五日之間僅得奉斯須之顏色哉且大臣之愛其君也非如左右近習以諂媚為容者也霍子孟為

政命宫人皆為窮袴多其帶以防閑昭帝可謂嚴且密矣而昭帝猶至於夭豈有周公之聖而定為一夕九人之制如此凡所以輔導成王者曾不若子孟吾不信也故吾謂九嬪世婦女御既與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醯女鹽女冪女祝女史之徒俱統於冢宰是皆宫中之職左右后妃以供事者決非進御於王者也或亦擇卿大夫之妻之寡者與其老而無子者任之故謂之内命婦與九嬪條曰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各率其屬而以時御

敘于王所吾謂周禮所言御者又決非相從於燕寢者也不然九嬪以下共一百二十人而又莫不有屬其為數常不啻數百矣王亦安能一一御之如鄭氏所說耶漢儒好為新奇之說而多出於不根殆不足信堯峯文鈔

酒奚

今以妓為官奴即官婢也周禮天官酒人奚三百人注今之侍史官婢輟耕錄

醫師

古之時庸醫殺人今之時庸醫不殺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間其病日深而卒至於死夫藥有君臣人有强弱有君臣則用有多少有强弱則劑有半倍多則專專則效速倍則厚厚則其力深今之用藥者大抵雜泛而均停既見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而世但以不殺人為賢豈知古之上醫不能無失周禮醫師歲終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是十失

三四古人猶用之而淳于意之對孝文尚謂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易曰裕父之蠱往見吝奈何獨取夫裕蠱者以為其人雖死而不出於我之為嗚呼此張禹之所以亡漢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日知錄

九藏

古之醫者言九藏今之醫者言五藏注家以胃旁胱大小腸與心脾肝肺腎為九藏然旁胱則小腸也當是心脾肝肺胃腎膽大小腸為九藏則於脉法可通䟽家謂

膽三焦非正府不在九藏之數附會注說今醫家固云三焦無藏空有名又云男以藏精女以繫胞則三焦即腎之右脉也旁胱附於小腸而以膽居九藏之列為得其當經云參之以九藏之動即三部九候之法案脉者左心小腸肝膽右肺大腸脾胃而腎居兩脉尺脉八藏各二藏同一位惟腎以一藏居一位腎有左右二脉龜蛇二體在焉宜改正注疏之說則九藏之法於儒書醫典皆通熊氏經說

痟疾

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鄭注痟酸削也司馬相如消渴則所謂消中之疾也痟首消中二疾既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往往不辨指為一疾鮮有別之者後漢李通素有消疾此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是已乃復引周官為証是以消中痟首為一義以至玉篇廣韻之類皆以痟為消病惟禮部韻痟字下注酸痟頭痛是為得之張孟押韻注酸痟頭痛

又渴病雖明知二疾為不同是認二字為一體矣

獸醫

世以療馬者曰馬醫療牛者曰牛醫周禮天官冢宰篇獸醫下士八人注獸牛馬之屬按此則療牛者亦當曰獸醫矣輟耕錄

致日致月

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疏以為日實也故於陰陽極之時致之月有盈虧故於陰陽中之時致之此附會

爲之說耳於歷義無當也盖歷法之要惟定二至二分為先二至定則歷元正矣必也立表測晷檢驗長短之極如祖冲之及今歷之密焉此冬夏致日之說也月行有贏縮歷自秋分至春分之前縮自春分至秋分之前贏若但以百八十二日中分之以求赤道之交則晷景不得矣此亦可以立表參求而今歷更得一術用日月東西對望檢之便得二分之正盖冬行南陸則地上之天少而地下之天多夏行北陸則地上之天多而地下

之天少其日月之東西相對者非望也惟春分秋分行於中道則日月對衡於地平即真望矣以其真望之在何時檢二分之所在此春秋致月之說也冬夏致日者於南北春秋致月者於東西亦各以其方位為此說者以為獨得之秘而不知古之聖人知此久矣周官筆記

凶禮

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曰死亡凶札禍災圍敗寇亂是古之所謂吉禮者不但於死亡而五服

之外有非喪之喪者緣是而起也記曰年不順成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周書曰大荒王麻衣以朝朝中無綵衣此凶札之服也司服大札大荒大災素服注曰大災水火為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春秋新宮災三日哭此禍災之服也記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厭冠哭于太廟又曰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春秋傳秦穆公敗于殽素服郊次鄉師

而哭此國敗之服也若夫曲禮言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縁鞮屨素簚乘髦馬孟子言三月無君則弔而季孫之會荀躒練冠麻衣此君臣之不幸而哀之者矣秦穆姬之逆晉侯免服衰絰衛侯之念子鮮税服終身此兄弟之不哀而哀之者矣楚滅江而秦伯降服出次越圍吳而趙孟降于喪食此與國之不幸而哀之者矣先王制服之方固非一端而已記有之曰無服之喪以畜萬邦

保章氏

鄭司農云保章氏五雲之物二至二分觀雲色青蟲白喪赤兵荒黑水黄豐東方朔别傳云凡占東畔當視天有黄雲來如覆車五穀大熟青致兵白致盜烏黑多水赤火續博物志

正月之吉

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正歲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即此是古人三

正並用之驗逸周書周月解曰亦越我周解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廵狩烝享猶自夏焉正謂此也豳詩七月一篇之中凡言月者皆夏正凡言日者皆周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日知録

五溝五涂

禹盡力乎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於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

之自鄉遂之法弛子駟為田洫而喪田者以為怨子産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為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甚而兩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内為田廬外為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成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悲夫

合耦

人耦牛耦鄭氏注合耦並言之疏謂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今考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書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時早晚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犁費省而功倍爾困學紀聞

耡

里宰以歲時合耦於耡注云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于此合耦使相佐助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金石録有中平二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趙明誠失于考禮注而酈氏注水經洪氏隷釋皆以街為衛又誤矣漢食貨志言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里胥之塾其即里宰所謂耡者歟困學紀聞

不入兆域

冢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
罰之左氏趙簡子所謂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
無入於兆而檀弓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亦此類也
若敝無存死而齊侯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親推
之三童汪踦死而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
也豈得以此一槩隋文帝仁壽元年詔曰投生殉節自
古稱難隕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
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

每深慼嘆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至墳塋獨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可謂達古人之意又攷晉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而有陽處父之葬則得罪而見殺者亦未嘗不入兆域也日知錄

前朝後市

神宗嘗問經筵官周官前朝後市何義黄右丞履時為侍講以王氏新説對言朝陽事故在前市陰事故在後上曰亦不獨此朝君子所集市小人所居向君子背小

人之意諸臣聞之悚然石林燕語

迹人

迹人春秋末宋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困學紀聞

土圭地中

土圭條所謂地中及東西南北之偏就九州以内言之耳如今南方多熱北方多寒近海處多風近山處多陰故惟中州氣候為得其正而其日景則夏至之日適與

土圭齊故取以爲準是日景以中土而定非土中因日
景而得也經云正日景以求地中所謂求者猶標識之
義耳解者穿鑿附會要歸於臆說不可行也景短多暑
言景短時多暑也景長多寒言景長時多寒也景夕多
風言景夕時多風也景朝多陰言景朝時多陰也景短
謂夏景長謂冬景夕謂午後景朝謂午前又按自古天
地道里日月晷景之說多矣至於今日西歷之家其說
彌詳蓋以爲地在天中只一彈丸四方上下去天之數

皆均其四表極處非能與天相際也所謂天圓地方者言其動靜之性耳實則地亦圓體如卵裏黄上下周圍與天度相應其地氣寒暑則以去日遠近為差赤道之下正與日對其地最熱其景則四時常均無冬夏短永兩極之下去日最遠其地最寒其景則短者極短長者極長正當兩極之處以半年為晝半年為夜惟二極與赤道相去之間當日南北軌之外起二十三度至四十度許其地不寒不熱温和可居其景則與冬夏進退長

短之極皆無過十之七此氣之平而數之中也環地上下皆有國土人居各以戴天為上履地為下南北東西隨處改觀午夜晨昏每每相反蓋皆負氣而生麗陽而明周游環匝初無定位其名有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亞墨利加四大洲今之九州及四夷之地皆亞細亞國土也其所記親歷各州風土山川寥廓荒忽雖不可盡信然其實測晷景見諸施行者頗為信而有徵其理蓋不可誣今以其說考之則中國九州正當黄道北軌距

赤道二十四度之外起於廣州夏至戴日之下迤邐而北至于夏至去日十六度許則今直隸也自此復北塞而北風氣漸寒晝夜短永漸踰其度自廣州趙海而南則氣漸酷熱而晝夜之刻漸無短永矣故惟九州之内風氣和時刻平而洛又其中之中也是以天地四時之所交合陰陽風雨之所和會昔之達者其知之矣而周公豈欺我哉或曰此以言南北暑寒則可矣東西風陰之理亦可得聞歟曰由前之説則環處於地者迭為東

西未可以先儒日出日入午前午後之說拘之也蓋九州之域西則多山而東際海近山則多陰濵海則多風驗之閩蜀之地可見然則周禮之風陰亦就九州言之明洛邑之為中耳其所以風所以陰恐山水之為而非日出入朝暮之故也周官筆記

六藝

七月流火天文也相其陰陽地理也四矢反兮射也兩驂如舞御也止戈為武皿蟲為蠱書也千乘三去亥有

二首六身數也古之時人人知之而今日遂為絶學且曰藝而已矣不知之無害也此近代之儒所以自文其空疎也日知錄

因國

有勝國有因國周禮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書序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又言武王勝殷左傳凡勝國曰滅之是也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

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也日知録

太史日官

周禮春官之屬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鄭氏注云太史日官也

引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爲說志謂記也史官主書國語所謂鄭書及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然則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職耳故司馬談爲漢太史令而子長以爲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今太史局正星歷卜祝輩所聚其長曰太史局令而隸秘書省有太史案主之蓋其源流有自來矣容齋續筆

三兆

古之卜者皆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閒于兩社為公室輔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大横庚庚予為天王夏啓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漢人尚視其體今人雖視其體而専以五行為主三代舊術莫有傳者

夢溪筆談

占夢

漢藝文志七畧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為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衆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為致夢夏后氏所作觭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而占夢專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

舍萌者猶釋采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説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叶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維魚維旟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奠於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為大是以見於七畧者如此魏晉方技猶時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在如林亦無一箇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絶矣容齋續筆

轂壁

周禮典瑞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三禮圖穀璧畫禾稼之狀蒲璧圖蘆葦之形此亦以意度妄作如犧尊象尊之誤盖穀璧圓琢拱起狀如粟粒蒲璧盼畫細文形似蒲華即今二璧多有存者世儒莫辯焦氏筆乘

子男不執璧

從來言圭有五等以周禮大宗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為據而其實不然按曲禮凡摯諸侯圭是子男同執圭也雜記贊大行曰圭公

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是子男不執璧也獨此言子男執璧耳夫曲禮言摯自天子達庶人且詳及婦人童子野外軍中何獨畧于子男雜記則更詳其長短之度蓋列爵雖五而車旗服物之等維三大率隆殺以兩則九寸七寸五寸之文必有所據奈何是此非彼乎覲禮天子當依南面立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再拜言諸侯則子男在其中言奠圭玉而不及璧則子男執圭可知禮器云禮有以少為貴者圭璋特謂朝聘用圭璋圭

璋皆特達享禮用璧琮則以束帛薦之若子男執璧則璧亦有特時矣何以不言乎顧命云上宗奉同瑁玉人云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說者謂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夫圭方璧圓瑁可冒圭而不可冒璧且未聞天子有兩冒也亦必無置子男而不冒也則五等皆圭益信矣况圭以為摯手所執也當朝覲行禮時使子男執璧若奉槃然尚何禮度足言乎又按諸侯始封天子錫之介圭傳諸子孫是曰命圭朝聘用以為信禮畢

反之覲禮聘禮班班可考璧非天子所命庭實用之祭祀贈遺燕好用之傳記昭然不得與圭混也辨志堂文集

稽首

古人以稽首為敬之至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註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禮禮記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秦伯享晉公子重耳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襄公三年盟于長樗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

辱稽首寡君懼矣二十四年鄭伯如晉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哀公十七年盟於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國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内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内史過歸以告王曰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可以見稽首之為重也自敵者皆從頓首李陵報蘇武書稱頓首陳氏禮書曰

稽首者諸侯于天子大夫士于其君之禮也然君于臣亦有稽首書稱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于周公是也大夫于非其君亦有稽首儀禮公勞賔賔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子行禮于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于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于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于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于叔孫則頓首非施于尊者之禮也

牛耳

孫君孚談圃謂周官贊牛耳荆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有人引一耳與荆公辯今按周禮義云牛耳尸盟者所執無順聽之説盖荆公聞而知之（困學紀聞）

九棘

禮秋官孤卿位九棘王制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易繫用徽纆寘之叢棘後漢書寇榮傳寘之嚴棘之下本所以

斷獄治寇也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于其下棘赤心有刺治人者原其心不失其赤實事所以刺人情令各歸實也即今小棗叢生者从並朿低小也故曰叢棘九者陽數之極九卿之象也又唐刺史李國清為其下所逐掠府庫李忠臣即圍棘約士投所掠物圍中一日盡獲今則上自官府取之而自圍下至試院取之而圍士是盖以防賊者而防官防士矣安得使其官其士不為民賊乎留青日札

攻工文

嘉量之銘祭侯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筍虡之制文法奇古有飛動之狀盖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謂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物刻雕之哉（困學紀聞）

函人為甲

周禮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注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甲堅者札長鄭

司農云合甲削甲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為甲而管子亦稱定三革偃五兵三革疑即此三甲注以為車馬人皆有甲曰三革未詳孰是大抵三甲之堅犀不如兕兕不如合合甲蓋只瑩牛皮為之故止於五屬牛家畜也皮可時得而一角之兕三角之犀産于窮山來自荒徼豈能給三軍之用易但云鞏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言牛革堅也宋程大昌亦引春秋華元牛則有皮犀兕尚多言是牛皆有皮可甲而自牛以外犀兕亦不乏雖例為

夸言亦可以見犀兕之少于牛以今推之豈惟少于牛殆絶無矣觀戰國吳起見魏文侯曰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意古者獸蹄鳥跡交于中國尚有以犀象為甲自周公驅遠唐叔射殪爾後中國不可多得故但得漆牛之皮以為甲而以丹青繪兩獸之形於其上徒以壯軍容而作士勇亦謂之犀甲兕甲非實有兩獸之皮以為甲也程大昌又引晉書載馬隆之討涼州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而隆

卒悉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為神王隱晉書載隆兵悉著牛皮鎧得過則是實用牛皮而名以為犀余謂牛之有皮以為甲則謂之犀蓋亦自古以然古人凡堅謂之犀雖器物之堅利通謂之犀如車曰犀車舟曰犀舟銚亦曰犀銚豈徒甲哉惟後世用鐵為甲雖朱子以為不知起於何時仲長統昌言曰古者以車戰而甲無鐵札之制今誠以革甲當强弩亦必喪師亡國也然則甲之用皮本由車戰自春秋之戰已有毀車為行則鐵甲之制

亦將漸興於此時孔子曰衽金革金鐵甲也革皮甲也互用之矣金罍子

考極星

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匠人建國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詩定之方中傳云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愚按晏子春秋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宫右彈商曰室夕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為夕大匠

曰立室以宮矩為之于是召司空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為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立城何為夕對曰古之立國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古之臣乎樞星即極星也公劉居豳既景迺岡然則尚矣困學紀聞

葺屋瓦屋

考工匠人葺屋三分瓦屋四分葺茅屋也茅屋欲峻而走水從簷至棟二分加一分為峻瓦屋差平從簷至棟

四分加一分為峻三分者假如簷柱一丈即棟柱一丈五尺也四分者假如簷柱一丈即棟柱一丈二尺五寸也熊氏經說

魯削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于方策謂之削魯為詩書之國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為良困學紀聞

金錫

考工記攻金之工皆曰金錫金即銅錫即銀也故曰金

幾分錫居幾以為斧斤戟刃之屬㮚氏為量煎金錫聲中黄鐘之宫假如以今之錫豈可摻和作斧斤戟刃而量能聲中宫乎況今之錫與銅亦不可摻和以冶也史平準書漢食貨志皆稱銀錫漢武造銀錫為白金其稱猶為近古也越絶書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歐冶用以為純鈎之劒尤可證鑄兵用銅蓋必兼以銀乃淬利也 潜丘劄記

鼓人

周禮鼓人以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鼖鼓鼓軍事鼛鼓鼓役事晉鼓鼓金奏鄭氏注云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鼖鼓兩面鼓也鼛鼓晉鼓不言幾面則一面無疑矣故樂府用其說乃作一鼓而八出或六出四出不惟不能考擊所謂兩面者但以兩頭有革者便為兩面則鼛晉與鼖無別矣陳祥道禮書釋云八面六面四面言由八枚六枚四枚按周禮韗人為臯陶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

之𡔷鼓為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鄭司農云鼓四尺謂面四尺司農去周不遠其言當有所據不應前後自異則八面六面四面兩面從可知矣皋有磬折之勢而禮家反不以此為據何邪雲麓漫抄

脂

婦人頭髮有時為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脂按攷工記弓人注云脂亦黏也音職則髮脂之脂正當用此字 輟耕錄

量銘

考工記㮚氏掌攻金其量銘曰時文思索故今世攻作之所號文思院青箱雜記

禽獸可互名

益稷百獸率舞非專以走獸為言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是禽亦可以名獸後漢書華陀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是獸亦可以名禽焦氏筆乘

周禮餻字

宋景文公曰夢得嘗作九日詩欲用餻字思六經中無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肯題餻字虛負人生一世豪僕讀周禮疏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註今之餈餻安謂六經中無此字邪又觀揚雄方言亦有此字苕溪漁隱謂古人九日詩未有用餻字惟崔德符和吕居仁一詩有買餻沽酒之語僕謂景文詩劉郎不肯題餻字虛負人生一世豪茲豈古人詩未用餻耶野客叢書

周禮餳字

唐人欲作寒食詩欲押餳字以無出處遂不用殊不知出於六經及楚辭也周禮小師掌教簫注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者所吹也管如篴併而吹之招魂曰粔籹蜜餌有餦餭此注云餦餭餳也但戰國時謂之餦餭至後漢時乃謂之餳耳 嬾真子

儀禮傳

子夏子游以文學稱其為文簡練琢磨調法俱備子夏

儀禮傳高似公穀有力量公穀皆其門人子游文雖不可考以子夏度之亦可想見又檀弓篇中多有推尊子游處以為子游之徒理或然也檀弓文有姿致子夏比之又覺簡質而勁此便是南北文字分派之始榕村語錄

日入三商

士昏禮目錄日入三商為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為昏不盡為明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

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詩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為商夏文莊蓮華漏銘五夜持宵三商定夕蓋取此蘇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舂而起困學紀聞

士昏禮漏下三商為昏商音滴與夏商之商不同蘇易簡文三商而眠高舂而起用其語也今人多誤讀焦氏筆乘

詩禮相為表裏

詩禮相為表裏賓之初筵行葦可以見大射儀楚茨可以見少牢饋食禮困學紀聞

肅揖拜

肅是肅揖是揖拜是拜肅不是揖揖不是拜且肅與揖俱不是肅揖肅與拜俱不是肅拜其肅不是揖何也禮註直身而推其手曰肅推者拱也謂上其手也肅者直也詩傳九月肅霜註肅與縮同即直也是肅者直其身上其手與揖之曲其身而下其手正自相反蓋揖與撎同撎有俯義即禮所云磬折者折者曲也俯也故禮註曲躬而引其手即謂之揖蓋引為下手與推之上手不

同揖之析躬與縮之直躬又不同是以周禮司儀詔王儀凡有三揖以深淺為别一曰土揖見庶姓則引手着地深揖也一曰時揖見異姓則引手與常揖等時者常也平揖也一曰天揖見同姓則畧引其手高而不下如在天然淺揖也淺揖與肅近而終以引而不推小俯而不直即不稱為肅而稱為揖其嚴如此是以三揖之外别有所謂肅揖者既不是肅又不是揖以為肅耶則引而不推以為揖耶則直而不曲于是合名為肅揖又名

長揖介者與婦人恒用之西征賦率軍禮以長撎撎即揖也長者不曲以介士不可曲也其揖不是拜何也揖第曲身而拜必曲膝說文曰拜跪拜也又曰拜者首至地也故周禮九拜無立儀而晉宋儀註賤人揖貴人拜拜揖異等故東觀漢記陳遵使匈奴送者曰子當之絶域無以相勉勉子以不拜遂揖而別拜揖之不同如此況肅拜非拜并非肅揖周禮九拜儀九曰肅拜皆跪拜之節故肅揖為長揖肅拜為長跪樂府伸腰再拜跪謂

直身屈膝而再引其手與肅揖之不曲膝而直身引手大别陳澔集説乃謂俯揖即肅拜則是拜揖尚未明何言肅也毛西河文集

娣姒

余觀儀禮娣姒婦之文娣在姒上而傳又釋之曰弟長也分明娣長而姒幼乃鄭康成注始將娣姒倒置而賈氏之疏因之若是將傳文所謂弟長也之語作何解乎及考左氏傳穆姜宣公妻也聲伯之母宣公弟叔肸之

妻也而穆姜稱聲伯之母為姒子容之母叔向之嫂也伯石之母叔向之妻也而子容之母稱伯石之母為姒則是娣為兄妻姒為弟妻與儀禮及傳文正合無可疑矣而乃顛倒其説謂姒長而娣穉可乎獨怪賈公彦明知左氏穉婦為姒之説乃過護鄭註謂年小為娣年大為姒穆姜所言是據年大小為娣姒而不據夫年為大小夫婦人以夫之齒為齒而不以巳之齒為齒此禮至今不變也豈有不據夫之年而但據巳之長者乎且又

安知穆姜之年必少於聲伯之母乎至孔頴達釋檀弓亦同其說縱使諸子之言盡是究於傳文弟長之說合乎否乎惟王子雍氏與敖繼公氏其說得之而惜其語焉不詳猶未能大暢厥旨也余故申明其說以與考古者質焉讀書通攷

案傳文弟長者雙訓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非以娣為長也萬氏之引左氏傳似矣但鄭康成以穉婦為娣長婦為姒蓋本爾雅釋親篇爾雅一云女子同出謂先生

爲姒後生爲娣郭璞注同出謂俱嫁事一夫公羊傳曰
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娣者弟也即其義
也此解一夫之所娶者與妯娌不同一云長婦謂穉婦
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注令相呼先後或云妯娌
足知兄妻爲姒弟妻爲娣甚明矣而儀禮賈公彦疏爾
雅邢昺疏皆引左傳穆姜謂聲伯母爲姒叔向之嫂謂
叔向之妻爲姒二事遂言娣姒之稱止言婦之長穉不
計夫之大小亦已鑿矣邢昺疏引喪服小功章知其以

弟長解娣姒者娣是弟姒是長又引公羊傳云娣是何弟也知其以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姒大義已得其半而不熟玩儀禮爾雅本文徒以婦年之長幼為論是亦何有關係況㬥疏亦云賈逵鄭玄及杜預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為姒穆姜叔向之嫂所稱亦閨閤相習互以長者互稱耳又奚疑焉余與萬氏討論最詳而不能盡同者此類是也徐健庵集

六牲

古之為禮以祭祀燕享故六牲之掌特重執豕于牢稱公劉也爾牲則具美宣王也至于鄰國相通則葛伯不祀湯使遺之牛羊而衛戴公之廬于曹齊桓歸之牛羊豕雞狗皆三百其平日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而用大牲則卜之于神以求其吉故左氏載齊國之制公膳止于雙雞而詩人言賓客之設不過兔首炰鱉之類古人之重六牲也如此自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之索馬牛皆百匹而吳人

徽魯百年始于貪求終于暴殄于是范蠡用其霸越之餘謀以畜五牸而澤中千足彘得比封君孳畜之權不不在國而在民矣日知錄

行役以婦人

禮疏六十閉房者素問云人生五八而腎氣衰髮墮齒槁六八陽氣衰竭面焦鬢髮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瘠八八則齒髮去身體重五藏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于此須閉房也魯男

子曰男女不六十不閒居謂可無嫌也七十閉房者七十則益老益衰矣惟資人養而婦人能養人故行役以婦人非復有房中之事也夫婦之禮惟年七十同藏無閒亦此意也金壘子

負劍辟咡

曲禮記童子事曰負劍辟咡詔之鄭玄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歐陽公作其父瀧岡阡表云回顧乳者劍汝而立于旁

正用此義今廬陵石刻猶存衢州所刊六一集已得其真或者不曉遂易𠜱為抱可歎也容齋隨筆

君子欠伸章

君子欠伸一章余在經筵進講謂君以自強不息為剛臣以陳善閉邪為敬講經理討古今有夜分日昃而不倦者上無厭斁之心下無顧望之意是故學以聚之而德益進問以辨之而理益明盖因以規諷云困學紀聞

女子子

女子子謂巳所生之子若兄弟之子言女子者别于男子也古人謂其女亦曰子詩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論語曰以其子妻之是也此章言男女之别故加女子于子之上以明之下乃專言兄弟者兄弟至親兄弟之于姊妹猶弗與同席同器而况于姑乎况于女子子乎不言從子不言父據兄弟可知也喪服小記言女子子在室為父母杖然則女子子為巳所生之子明矣日知錄

取妻不取同姓

姓之為言生也詩曰振振公姓天地之化專則不化兩則生故叔詹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而子產之告叔向云內官不及同姓美先盡矣則相生疾晉司空季子之告公子曰異德合姓鄭史伯對桓公曰先王聘后于異姓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是知禮不取同姓者非但妨嬿亦以戒獨也故曲禮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而郊特牲注云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易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是以王御不參一族其所以合陰

陽之化而助嗣續之功者微矣日知錄

車騎

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于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于周末然左氏傳左師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公羊傳齊魯相遇以鞍為几已有騎之漸困學紀聞

臨文不諱

日知錄云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

臨文不諱按曲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盧植註曰臨文謂禮文也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鄭康成注曰為其失事正也陳皓注曰不因避諱而改行事之語蓋恐有誤於承用也從來解文字皆如此而從來引此句多誤豈寧老亦未之免耶要當用詩書不諱耳潜丘劄記

禮記錯綜句法

禮記曲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其間

數車之對獨轉其語曰以車數對北古人錯綜文體左傳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曰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倒用文勢如此下語此與匈奴傳必我也為漢患者同一句法野客叢書

廢業

南史徐爰頗涉書傳尤長於傳會世祖崩公除后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諮爰宜習業與否爰答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又諮爰爰曰小功廢

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史記其專斷而失訂其是非按朱子曰居喪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廢業業是簨簴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古人禮樂不嘗斯須去身惟居喪然後廢樂也故曰喪復常讀樂章周禮司業亦是樂官也則居喪讀禮初亦不妨讀書而兩博士意主于讀書問發于習業則其問因已繆矣然呂東萊制中下帷朱子亦遣其子就學而陸象山殺然非之移書東萊謂儼然憂服之中而户外之屨常滿為大人君子之敝

而近世程篁墩以為即此一事亦可以見二先生尊德性道問學各有所從入而致隆之意若主於陸昔孔子孟子皆常居母之喪今雖無從攷見其講學論道之實而一則以門人治防墓之崩一則以門人敦匠事似亦未嘗謝遣生徒介然守其不語不問之節于三年之中者至于葬魯反齊則亦已非必柱楣之廬矣且夫食蔬飲水固不廢食寢苫枕由固不廢寢繩纓菅屨不廢衣服柱楣剪屏不廢居處何讀書而廢之有金罍子

讀喪禮

襍記云君子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何謂也曰君子之于禮無弗學也及既際其事而復習其文者追遠慎終將致其誠信而勿之有悔焉非至此而始讀之也今親始死悲焉㦖焉如弗欲生俛而讀禮不已晚乎君子之讀禮也以致其知也非將預擬其親而儲以用之用也禮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然而有歳制時制月制日制是時雖父母之

終事亦有所不諱也死也者人之必有也而諱之可免乎夫預凶事非禮也至于禮則固有吉凶矣何可廢也唐顯慶之制禮也大臣諱避去國恤焉其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夫寺人宮妾之所為愛也非君子之所以事君父也或曰温公之薨也伊川先生董喪事焉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大中康寧何為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鄒志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夫志元之言何如曰覈巳獨未若

以吾之言答之也 讀禮通攷

經稡卷九